



隔代亲

童心童趣好心情

文

—

戴建石

平淡的生活中最大的快乐莫过于含饴弄孙,享受天伦之乐了。隔代之亲,源于血缘,隔代之情却来自心境。我有一外孙女名叫萱萱,今年4岁,天资聪颖,活泼可爱,自呱呱坠地就同我们生活在一起。有种说法:“妈妈生,外婆养,外公天天跑菜场……”此话幽默,却也实在。我们在忙碌中看着小萱萱健康地成长,我们在和她一起快乐中慢慢变老。一个童心未泯,一个童趣盎然,老小相得益彰,其乐融融。老年人的健康得益于真心情。

我家洗漱间有面白色的瓷墙,是一块现成的画板。一天,我买了一套彩色画笔教萱萱学画。我随意画了一只大黄鸭,黄色的身体,红色的嘴巴。红黄搭配,色彩鲜艳。萱萱在一旁好奇地看我画画,突然对我说:“外公画得真棒,真像外婆烧的番茄炒蛋。”我笑得差点跌倒。从此,我预先画好样稿,再画到墙上。我们开始快乐的“合作”,我画飞机,她画云彩;我画轮船,她画波浪;我画城堡,她画绿草;我画星星,她画月亮……每天一幅,从不间断。她爸妈下班回家的第一件事,就是听女儿绘声绘色地讲解她和外公的“作品”。

为了提高她的语言表达能力,我教会了她许多反义词,对常用词汇的反义词她都能对答。有一天,我在看电视新闻,就随口问道:“萱萱,外公考考你,‘新闻’的反义词是什么?”要知道,这是一道难题,据说当年胡适大师曾考过5位学生,只有1人答对。我思忖,这下可难为她了。不料,萱萱想了想便脱口而出:“故事。”我大吃一惊,如此难题,4岁孩童何以知晓?我惊诧又疑惑,连忙问道:“你是怎么知道的?”萱萱一本正经地回答我:“前几天爸爸在看电视里的新闻,妈妈要他给我讲故事,爸爸不肯,还看着新闻,他们便吵了起来,所以我知道了新闻和故事是相反的。”这听来纯属巧合,但童言有趣,言之有据。我伸出大拇指给她一赞,她对我灿烂一笑。

萱萱是外婆的“小尾巴”,整天跟在背后“外婆、外婆”地喊,形影不离。有一天,外婆乘她入睡,匆匆外出办事。刚走不久,她便醒来,哭喊着找外婆。我一时无法应对,忽然急中生智,神秘地对她说:“外婆在跟你躲猫猫呢,快去找!”她一听乐了,连忙起床,拉着我的手四处寻找。“外婆在哪儿呢?”我不说,佯装不知。我们从小房间找到大房间,从卫生间找到厨房间,从大阳台找到床底下……一个小时过去了,正当她开始焦急之时,门开了,外婆急匆匆地出现在门口。顿时,萱萱涨红脸,委屈地对外婆说:“外婆赖皮,外婆赖皮,躲猫猫不可以躲在门外。”外婆连忙抱起萱萱亲了又亲。孩子的快乐看表情,老人的幸福看心情。浓浓的隔代情是一种缘分,也是一种福分,而老人的健康就是来源于那份投缘的好心情。



快人快语

年味被自己弄丢了

文

/

侯宝良

春节前一些老字号的饭店前都排起长长的队,人们不惜耗上几个小时在买蛋饺、八宝饭、松糕之类带年味的东西。做生意随行就市,尽管价钱上浮大家还是敲腰拍腿乐此不疲好这“老味道”。啥“老味道”,不就是早些年我们长辈和眼下老年人经历过的厨艺么?有一天,我见“光明邨酒家”门外长队里一对老人在议论:老早过年排队买凭票的年货,有的是回家再加工,闹猛啊,没想到现在买蛋饺也紧张到缺货。我不可思议地插话:“这种东西自己在家摊摊蛮便当,倒有空来排这么长的队。”岂料队伍有个老同志眼睛朝我一瞥讲:“朋友,选种白相是阿拉小辰光或者侬爷娘辈里事体。现在啥人想去做?烦也烦死了。”所以讲大家都怕烦,过年的“年味”哪会有呢?

今年我与家人商量将拾起往年的“年味”。自己抄豆沙做八宝饭,磨糯米粉做松糕、团子,开油锅做走油肉、熏鱼,斩肉摊蛋饺。忙得不亦乐乎看看几天来的成果,过年的味道

出来了。节日里走亲访友,送上这些自制的“礼品”,比包装华丽的礼品实惠多了。一来展示自己老有所为的厨艺,二来让大家品尝自制正宗、放心的“老味道”。有人称赞我的八宝饭味道比买的还要好,有说松糕做得精致,看看也舍不得下口,看我摊的蛋饺都比店家的饱满,个个吃得赞不绝口。我讲,做做吃吃来过年,岂不美哉!

过年要热闹嘛,就要图个气氛,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回味和体会达到传承才有意义,有个小区里几家老邻居按各自擅长与特色来分工下厨合作着过年。就是每家做一定量的菜肴,然后互相不计等价地交换,改大而全为小而全,也正适合当下小型家庭的特色,又年味浓浓地拉近了原先闭塞的邻里关系,这种其乐融融的新村里过年的新模式真值得推广。年味啊,只有大家去找回来,做起来才会“有味”,如果只是被动望“年”兴叹,那么年味只能在麻将桌、广场舞里变味。



源远流长 (版画)

杰仁台 (66岁) 作



在现场

冬天的三亚,碧绿的海水,湛蓝的天空,清新的空气,绵白的沙滩,和煦的阳光,无不让身处隆冬严寒中的人们神往。落地三亚的凤凰机场,走出舱门迎面袭来的滚滚热浪,让人立马卸下笨重的冬装,换上短袖衬衣。四周都是海南特有的花花绿绿短装,无须解释,我们这套夏装肯定是外地人啦!不错,出机场的通道里,左右两旁同行旅客中,凡是不着花花绿绿海南装的大多是满口纯正的东北话,这个季节的东三省正是冰天雪地,而三亚晴空万里,阳光暖暖地洒在身上,完全可以摆脱厚重的笨装,尽情地享受神清气爽的生活。所以,有条件的东北老人全成候鸟,都来三亚过冬来啦!

投入三亚碧海蓝天、椰风海韵的怀抱,不时传来的沽沽浪涛声中,夹带着民族乐曲和东北二人转的曲调,是那么的亲切悦耳;椰树林下,大伯大妈们悠然自

三亚的落日

在地玩着棋牌,偶尔露出东北口音,让人深信此时东三省老人占据三亚半边江山。恭敬地请教他们哪年在三亚买房置业?他们说 not 完全是买房,其中有不少是租房。他们道出三亚租房的怪象,海景的三室二厅,你从10月份起租,租半年人民币10万元,租全年12万。只要2万,增加租期半年,原因是夏季是淡季。

三亚美,美在它一泓泓的海湾。人们常说:爱看夕阳的人都是怀旧的人。兴许是吧,过上一甲子的人不怀旧才怪!

落日时分,晚霞满天,当硕大的太阳接近海平面时,疲倦了一天的海鸟循着漫天晚霞归巢,太阳渐渐向西滑落,在大海上溅起无数夺目的亮点,天空和大海全被她金灿灿地笑脸感染了,原先的那一盏火焰大红灯笼,被大自然悬止海天的边缘,慢慢地慢慢地下沉,我们瞪大双眼真想挽回,突然那落日颤动了两下,最后像跳水



老夫老妻

老妻如母

文

/

薛志刚

谁都知道,“世上只有妈妈好,有妈的孩子像块宝”;可谁能想到:老妻如母,老头儿在她心里也是个宝哩!

我和老妻相差6岁,按命相之说,“犯六冲”,难免磕磕碰碰;我俩却相扶相携走过了43年,应该是“六合”。想当初,我在小学训蒙童,她在家乡种庄稼。经乡亲撮合,“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”。不久,家乡征地,妻子进了纺织厂。我在“姑苏城外寒山寺”隔壁的小学上课。她在无锡厂里“三班倒”。“迢迢牵牛星,皎皎河汉女”,婚后14年,我才调回无锡,一家团聚。经过风雨历练,彼此对家庭和谐当然格外珍惜。

我俩各尽所能,分工合作。儿女功课归我督促;家里买洗烧由她负责。我在机关工作,早出晚归。每次晚餐,妻再三叮嘱女儿:“筷下留情,给你爸爸多留些菜。”黄昏时分,儿女做作业,我灯下笔耕。妻轻轻带上房门,电视机音量尽量放低。我56岁左目突然失明,住院动手术。妻子陪伴我五昼五夜,未曾好好合眼。“人心都是肉长的”,我岂能无动于衷?她却一再宽慰我:“谁能没有病痛?痛痒相关才是夫妻。”出院不久,我办了“退养”手续。她不计多少收入,多次开导我:“健康第一!”

退休后,我俩回到乡居,安度晚景。当年老屋东倒西歪。折旧盖新,借贷备料、挑砖运瓦、打下手、做小工……都由她咬紧牙关,一包到底。她体恤我“手不能提,肩不能挑”,未让我伤筋动骨。如今,我能在家乡青山绿水间读书、笔耕,全靠老妻照顾体贴。老来,我视力每况愈下,最怕进城车水马龙。老妻挽着我的手臂,随时提醒:“脚下踏稳,慢一点不要紧。”她仿佛成了我的拐棍。说来脸红,我有前列腺炎,内裤常常湿漉漉的。老妻常催我勤洗澡,勤换衣,赶紧帮我洗干净,好比母亲给婴儿洗尿布,阿要难为情?老妻还很勤恳,地头种蔬菜,院中养鸡鸭,门口栽果树。我叫她劳逸结合,不能太劳累。她笑道:“没有我吃辛吃苦,你哪来天天吃到‘绿色食品’?”说到底,还不是对我关心?

零零碎碎,鸡毛蒜皮,柴米夫妻的感情,就体现在日常琐事的点点滴滴之中。从结婚到白首偕老,我才渐渐悟出:“少年夫妻老来伴”,最可贵的便是老妻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应。世上除了母亲和老妻,谁能做到这一点?我说“老妻之母”,谅必诸位读者也会引起共鸣!